

1-1-2008

早期中文報刊與近代香港文學的開拓 = Early Chinese periodica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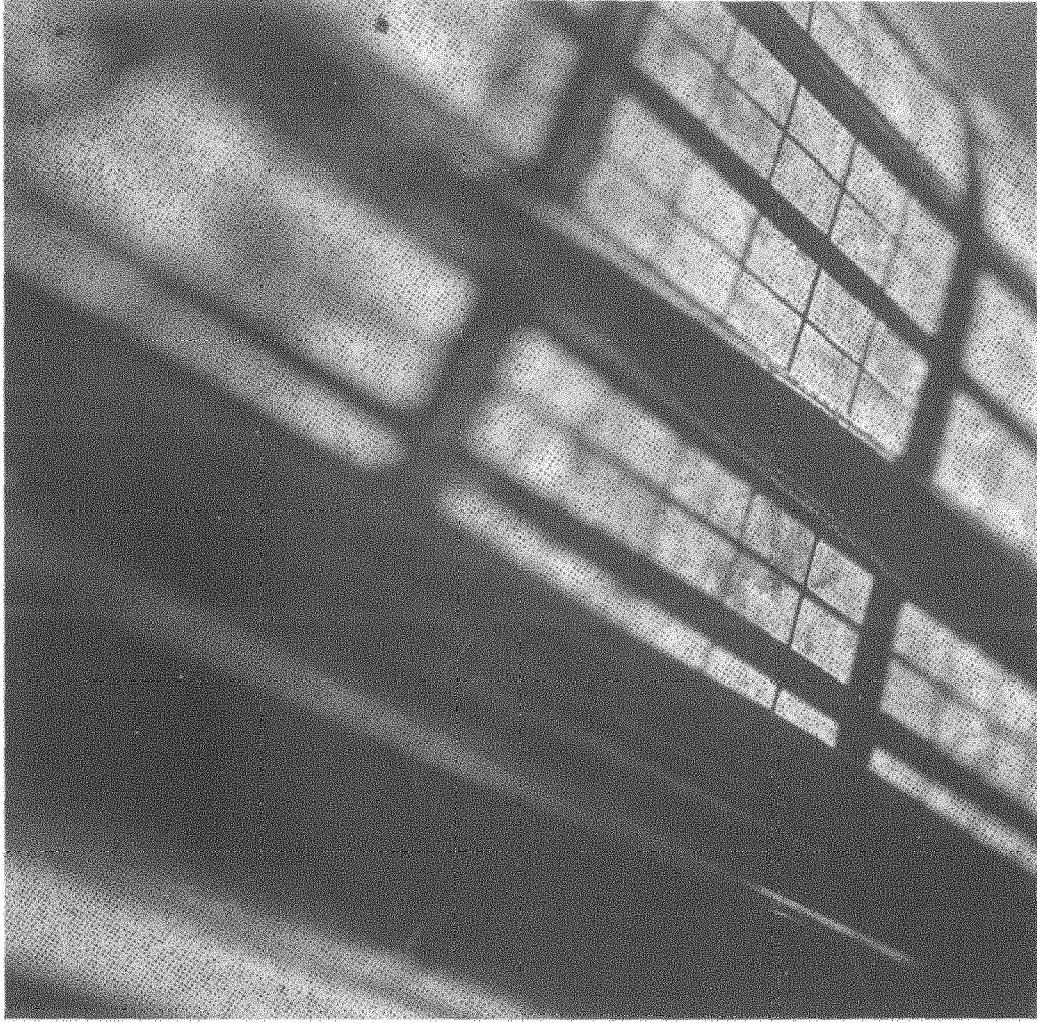
Yixin XU
Guangdong Provincu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ina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jmlc>

Recommended Citation

許翼心 (2008)。早期中文報刊與近代香港文學的開拓 = Early Chinese periodica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literature。《現代中文文學學報》，8.2&9.1，201-212。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Centre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人文學科研究中心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現代中文文學學報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早期中文報刊與近代香港文學的開拓
Early Chinese Periodica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許翼心
XU Yi-xin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
Guangdong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迄今為止的各種香港文學史，都沒有近代文學部分，大多是從「五四」新文學運動（其實是1927年以後）談起。因之，只能稱之為香港新文學史。有的即使在引論或首章中論及王韜的政論文或鄭貫公的新粵謳，也只是作為歷史淵源提起，而兩者之間的數十年仍付之闕如。其實，早在王韜創辦《迴圈日報》之前的二十年，香港就出現了第一代作家，更遑論與王韜同時和以後。

這就要從香港早期報刊的創辦談起。

一、香港早期中文報刊的創辦

前輩學者羅香林，將香港的近代文學稱之為「報章時期的香港文學」。這種提法十分符合香港近代文學的實際情況。甚至可以說，沒有近代報刊的創辦，就沒有香港近代文學。

近代報刊和近代中文期刊的創辦，並非自香港開始。伴隨著西方商人和傳教士的東來，十九世紀二〇年代起，外國人便陸續在南洋的馬六甲、雅加達和中國的澳門、廣州創辦報刊，先是外文，而後又出現中文期刊如《察世俗每月記傳》（馬六甲，1815年）；《特選最要每月記傳》（雅加達，1823年）；《依涇雜說》（澳門，中英文對照，1827年）和《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廣州，1834年）等，都是零散和短期的。

鴉片戰爭結束後，香港為英國佔領並開闢商埠。由於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條件，香港很快便發展為中外貿易中心和中西文化交流窗口。於是，許多外國商行和教會便紛紛遷來香港，一些外文報刊和中文期刊也就陸續開辦起來。

早期香港中文報刊主要有：

1、《遐邇貫珍》（月刊），1853年8月由英國倫敦佈道會和英華書院創辦，麥都思、奚禮爾、理雅各先後任主編，共出33期；

2、《中外新報》，前身為英文報《孖喇西報》附設的《香港船期貨價紙》，1857年11月由黃勝、伍廷芳創辦；

3、《近事彙錄》，1864年由《孖喇西報》增設的中文附刊，王韜、黃勝任主筆；

4、《華字日報》，前身是英文《德臣西報》另設的中文附刊《中外新聞七日錄》，1871年創辦，陳靄亭主編，並聘王韜、黃勝和潘飛聲等先後為主筆；

5、《迴圈日報》，1874年1月由王韜、黃勝獨立創辦，王韜為主筆，胡禮垣等也曾一度擔任主筆；

6、《維新日報》，1879年由陸驥純、陸建康、黃道生等創辦；

7、《粵報》，1885年由羅鶴明創辦，盧敬之為發行人，胡禮垣為主筆；

8、《日報特選》，1889年創刊，由中華印務總局編輯發行。

這些中文報刊的創辦，為近代香港文學事業的開拓提供了一個發展和交流的廣闊平台，培養和鍛煉了一批文學作家和編輯，發表了一批好作品，也催生了報章文體如報導文學、政論文、專欄雜文以及連載小說的形成，推動了近代香港文學的變革，同時也促進了整個中國近代文學的發展。

二、《遐邇貫珍》的文學價值

《遐邇貫珍》是近代香港的第一家中文報刊，是由外國教會和傳教士創辦和編輯出版的，但它已拋離了早期教會報刊以宣傳教義為主旨的方針，而提出「洞明真理，而增智術之益」的目的，和以「備載各種資訊，商船出入，要人來往，並各項著作篇章」¹為編輯內容的辦刊方針。在〈遐邇貫珍小記〉中，編者明確表示，旨在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列邨之善端，可以述之於中土；而中國之美行，亦可達於別邦，俾各日臻予廣見，中外均得其裨益也。」²因此辦報刊的目的：

非欲藉此以邀利也，蓋欲人人得究事物之巔末，而知其是非，並得識世事之變遷，而增其聞見，無非為華夏格物致知之一助。³

淡化了宗教成分，摒棄了商業因素，《遐邇貫珍》便成為一家新聞報導和評論為主要內容的綜合性雜誌。其內容首先是時事政治，其次為文化科學知識。文學在該刊並列為重要內容，但由於創辦和主持刊物的幾位外國傳教士（如麥都恩、理雅各）都是精通中國文化和文字的中國通，又有通曉雙語的華人（如黃勝等）襄助，該刊還是十分注意刊物的文學性。如《遐邇貫珍》的創刊號〈題詞〉便是約請保定宿儒章東耘撰寫，以五言詩的形式來闡明刊物命名的來由：

創論通遐邇，宏詞貫古今。幽深開鳥道，聲價重雞林。
妙解醒塵目，良工費苦心，吾儒稽域外，賴爾作南針。

1 〈序言〉，《遐邇貫珍》創刊號，（1853年8月）。

2 〈遐邇貫珍小記〉，《遐邇貫珍》，1853年12月號。

3 〈遐邇貫珍小記〉，《遐邇貫珍》，1854年12月號。

秉筆風存古，斯言直道行。精詳期實用，褒貶總公評。
一氣聯中外，同文睹治平。坤輿誇絕異，空負著書名。⁴

《遐邇貫珍》刊登的若干重要文章，也力求富於文采，如該刊創刊號的〈序言〉是外國人寫的，但為了對中國人表示友好，就力圖運用中國人的觀念、感情和文辭來寫。〈序言〉的開篇云：

吾在中國數載，屢思其地，誠為佳境：其山孕奇蓄異，寶藏而五金礦穴興焉；其河分派晰枝，利濟而灌溉載運備焉；其平原膏田沃壤，蕃植蔬果五穀，千百種悉數而不能終；其巨海涵生廣育，恒產魚鱉水族，萬千人採食而不能盡。念及此，稱之為華夏，誠不虛也。復思其人，常盈億兆，類多聰秀、恒耐勤勞。其儒者，不惜數十載窗下寒暑辛勤，研求古昔聖賢訓詞之蘊，追溯前代鑒史政治之方；其農人，早夜致力耕鋤畝瘠之區，收獲倉箱豐登之益；尚有織造絹帛，甄陶磁器，雕鏤采刻等類，由此觀之，環瀛列邦，各有美利，誠難比擬，中國人類之俊秀，物產之蕃庶，可置之列邦上等之伍。⁵

另一方面，有的重頭文章，如創刊號的〈香港紀略〉，這是香港開埠以來第一篇較為全面介紹香港的歷史地理概況的文字。作者立場和文章的立論顯然是為英帝國主義發動鴉片戰爭、侵佔香港辯護的，但後半部轉而敘述香港的地理環境和現狀時，還是在文采修辭方面下了一番功夫，形象地描繪了一幅香港的三維圖像：

香港乃海隅一小島，週圍約一百里，距廣屬之新安、九龍司以南相離約有十里之遙。地形僅如三角，群山攢聳。山谷中有耕種禾苗瓜菜，亦間植甘蔗。惟山坡之上，則無人栽植，山中樹木素被樵蘇，故大樹最少，時至秋冬，一望童然。山中唯產花崗青石最饒，溪澗紛紛噴流，山泉極其甘冽，香港必由此得名。

港內復有諸式華美樓臺屋宇，如禮拜堂、臬司署、兵營、醫院、公司、會館等處之類，不一而足。至商人居宅，俱

4 〈題辭〉，《遐邇貫珍》創刊號（1853年8月）。

5 同註1。

依本國規模，亦屬高廣壯麗，即漢人舖宇酒樓，亦不減廣州光景。海墻並有通衢馬車廣路一條，長二十餘里；另有官路圍繞其島，以資往來。是則香港固儼然一大都會也。⁶

類似述評外國歷史與社會現狀的文章，還有諸如〈英倫國史總論〉、〈佛國烈女若晏記略〉（聖女貞德傳）和〈馬禮遜傳〉等，都屬文字簡樸明快，既介紹了西方的社會科學知識，又有一定的文學性。還有一些用遊記的方式介紹海外國家情狀的，也引人注意，如1854年7月號、8月號連續刊登的〈瀛海筆記〉和〈瀛海再筆〉，是華人作者記述旅行西歐的經歷。尤其是該刊自1854年11號起接連三期連載香港人羅森所寫的《日本日記》（後有單行本），內裏詩文並陳，情景互映，是近代中國第一部日本見聞錄，也是香港迄今為止所僅見的第一部遊記文學作品。

此外，《遐邇貫珍》在譯介外國文學方面也有所表現，如介紹英國詩人米爾頓的《樂園之失》（今譯彌爾頓《失樂園》），中東的《伊娑菩喻言》（即《伊索寓言》）等。特別是該刊設有《喻言一則》的欄目，每期刊登一則寓言故事，情節生動，寓意深遠，具有相當的文學價值。專門為文藝作品開闢專門欄目，這也是中文報刊前所未有的，實為我國報刊副刊之濫觴。

三、羅森和他的《日本日記》

1854年11月號《遐邇貫珍》開始連載《日本日記》時，有一編者按語：

《遐邇貫珍》，數號每記花旗國與日本相立合約之事。至第十號，則載兩國所議定約條之大意。今有一唐人，為余平素知己之友，去年搭花旗火船，遊至日本，與助立約之事；故將所見所聞，日逐詳記，編成一帙，歸而授余。茲特著于《貫珍》之中，以廣讀者之聞見，庶幾耳目為之一新。但因限于篇幅，未便詳敘，此月只印其三分之一，餘待後續。⁷

編者按中提到的這「一唐人」，也即是《大日本古文書》所收錄〈米利堅人應接之圖〉中的那個「清朝人羅森」或「廣東人羅森」。

6 〈香港紀略〉，《遐邇貫珍》創刊號（1853年8月）。

7 《日本日記》編者按，《遐邇貫珍》，1854年11月號。

羅森，字向喬，號存德，廣東南海人，時在香港，與英美傳教士友善，略通英語。1854年初，為打開日本門戶，美國培理將軍率艦隊再度從香港東行。應美國傳教士三畏之邀，羅森擔任中文翻譯（羅森不懂日文，但日本人大多識中文）。在為期近半年的行程中，羅森除了協助美國艦隊與日本官方交涉、談判，翻譯雙方文件之外，還以中國文士的身份，用筆談的方式，和參與接待的官員及日本文人、學者等各界人士進行廣泛的接觸，開展民間的中日文化交流。當日本人問他：「子乃中國之士，何歸馭舌之門？」羅森便以詩言志，寫了一首七言詩以答，表明自己欲乘風萬里，走向世界的豪情壯志：

日本遨遊話舊因，不通言語倍傷神。雕題未識雲中鳳，鑿齒焉知世上麟。
壁號連城須遇主，珠稱照乘必依人。東夷習禮終無侶，南國多才自有真。
從古英雄猶佩劍，當今豪傑亦埋輪。乘風破浪平生願，萬里遙遙若比鄰。⁸

羅森還向日本人介紹了中國的現實情狀，並將自己所寫的關於太平天國事件的《南京紀事》和《治安策》兩本冊子交日本友人傳閱。《南京紀事》的抄本很快流傳出去，不久便出現了題為《滿清紀事》的排印本和題為《清國咸豐亂記》的日文翻譯本刊行。《日本日記》在《遐邇貫珍》刊載後，日本很快便排印出漢文輯印本《米國使節隨行清國人羅森日本日記》。

羅森在《日本日記》中以生動的文筆，描述了琉球、橫濱、下田、箱館等地的山水、物產、人情、風俗，並以簡明扼要的語言記述了美日談判以打開門戶這一歷史事件的過程。如寫剛抵日本時：

越二日，揚帆往日本。四日不睹天涯，海水共長天一色。偶見鯨魚四丈餘，在船頭噴逐水花，越片時而逝。經歷無人洲，兩日而造日本。共合火船、兵船九隻，泊於橫濱。此時正月當春，予望橫濱，百里之遙，有尖峰高約八里，白雪迷之。其山勢龍脈，由此層層疊疊，起伏結構于江戶。⁹

8 《日本日記》，《遐邇貫珍》，1855年正月號。

9 《日本日記》，《遐邇貫珍》，1854年11月號。

又如寫談判完成後的情狀：

三月廿五，林大學頭相議條約之事已成，……由是兩國和好，各釋猜疑。過日，提督請林大學頭于火船宴會。船上結綵奏樂，日本官員數十于火船大宴。有詩為證：

兩國橫濱會，騷虞一類同。解冠稱禮義，佩劍羨英雄。樂奏巴人調，穀陳太古風。幾番和（原作和幾番）悅意，立約告成功。

宴罷，于船歌舞，日暮方終。次日，亞國以火輪車、浮浪艇、電理機、日影像、耕農具等物贈其大君。即于橫濱之郊築一圓路，燒試火車，旋轉極快，人多稱奇。電理機是以銅線通于遠處，能以此之音信立刻傳達於彼，其應如響。日影像以鏡向日繪照成像，毋庸筆描，歷久不變。浮浪艇內有風箱，或風壞船，則以此能浮生保命。耕農具是亞國奇巧耕具，不勞而穫者。大君得收各物，亦以漆器、瓷器、綢緞等物還禮。¹⁰

《日本日記》記錄了羅森與各界人士的交流、筆談、題字、贈詩等各種交流活動，收錄羅森與日本友人唱和的多首詩歌，都是近代中日民間文化交流的可貴資料。臨別之際，羅森與日本友人惜別依依，還在友人扇面題詩以為紀念：

火船飛出粵之東，此日揚帆碧鏡中。歷覽螺峰情不盡，遙瞻蛟室興無窮。
雙輪撥浪如奔馬，一舵分流若耿虹。漫道騎鯨沖巨浪，休誇跨鶴振長風。
琉球乍別雲方散，日本初臨雪正融。暫寄一身天地外，知音聊與訴離哀。¹¹

羅森歸來後仍寓居香港，並且繼續同日本友人來往。1867年有一日本友人赴歐途中經過香港時，還與羅森兩次會晤，羅森還贈予英漢對譯書及各種著述七冊。這已是他訪日十一年後的事情了。

10 《日本日記》，《遐邇實珍》，1854年12月號。

11 同註8。

四、洪仁玕在香港的文學活動

當時在基督教英國倫敦佈道會任職，並協助理雅各進行編譯工作的，有一位後來成為太平天國干王的洪仁玕。

洪仁玕（1822－1864），字益謙，號吉甫，廣東花縣人，是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的同高祖族弟。1843年洪秀全創立拜上帝會，他最先加入，並一道將《勸世良言》改編為更適合中國國情的傳道書。1847年，洪仁玕隨洪秀全到廣州，向美國傳教士羅孝全學習並接受洗禮，取得了正式的傳教士資格，1851年金田起義後，洪仁玕從廣東追尋前往未果，在家鄉發動了一次起義失敗，遭清廷追捕。

1852年，洪仁玕出走香港。經介紹，他為瑞典巴色會傳教士韓山文教授漢語，期間，應韓山文要求，詳細介紹早年洪秀全創立拜上帝會的活動，以及後來發動太平天國起義的情況。韓山文將其記錄整理並用英文寫成《洪秀全的異夢及廣西起義的始原》（又名《太平天國起義記》），於次年出版，旋即分期轉載於《華北先驅周刊》。其實，洪仁玕自己保留有中文稿，題為《洪秀全的來歷》，後來帶到南京，並按照天朝文書體例改寫為《太平天日》。

在《洪秀全的來歷》中，敘述洪秀全在病中做了一個奇異的夢。文中對這個異夢作了相當詳細而具體的刻劃，其中洪秀全會見上帝一段是這樣描述的：

他進入另一大廳，富麗堂皇，不可言喻，上有一高齡老人，鬚髯金黃，穿著黑色長袍，態度威嚴，高坐在寶座之上。一見洪秀全，老人就流著淚：「世人都是由我所造，由我所養。他們食我之食，衣我之衣，但是沒有一個有心肝紀念我，尊敬我；更可恨的是，他們用我所賜的禮物去拜事魔鬼，他們故意忤逆我，惹我震怒，你不要效法他們的榜樣。」於是，老人交給洪秀全一把劍，吩咐他去斬除那些惡魔，但是要他饒恕他的兄弟姊妹；又給他印綬一個，去治服邪妖惡魔；再賜給他一個黃色的美果，洪秀全吃了覺得味道甜美。……於是他領著洪秀全出殿，叫他向下望，說「看這個世界上的人！他們心中充滿邪惡。」洪秀全見人心如此敗壞邪惡，真是目不忍睹，口不能言。後來，他從昏迷中醒來。……說：「天上至尊的老人，已命令世人都要歸

向我，一切寶物都要流到我這裏來。」¹²

後來，洪秀全又讀到了梁發編寫的福音書《勸世良言》，認為這是上帝特意賜給他的，正證實了異夢的真確。從此洪秀全便皈依了基督教，創立了拜上帝會。

《洪秀全的異夢》出版後，影響很大。韓山文的原意是要說明基督教對太平天國起義的重大作用，以進一步擴大傳教活動。實際效果卻是向西方介紹了洪秀全和太平天國運動，幫助西方了解中國和中國文化。其實，洪秀全的異夢本來是洪秀全他們為了擴大拜上帝會的影響而編造出來的一段神話。以此視角來審視，《洪秀全的來歷》可以說這正是洪仁玕運用文學手段創作的一個現實的神話故事。

洪仁玕在香港停留近兩年，期間曾經到東莞教書半年。他一直嚮往太平天國事業，曾作詩贈友人以明志：「際會風雲應有時，扶搖直上脫紅塵」。1854年春，洪仁玕由香港到上海，擬赴南京未果，不得已於冬天又折回香港。他在〈回港舟中〉吟道：

帆船如箭鬥狂濤，風力相隨志更豪。海作疆場波列陣，浪翻星月影麾旄。雄驅島嶼飛千里，怒戰貔貅走六鰲。四日凱旋欣奏績，軍聲十萬尚嘈嘈。¹³

這一次，洪仁玕在香港整整住了四年，除了在英國倫敦佈道會擔任佈道師，主要是協助理雅各做文字翻譯和編輯工作，期間極可能也參與了《遐邇貫珍》的編輯。在這四年間，他比較系統深入地了解 and 學習西方的現代政治、思想文化知識，促使他重新思考原來的政治理想，逐步確立了在中國建立資本主義社會的奮鬥方向，為後來向太平天國提出綱領性的《資政新篇》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礎。

1858年秋，洪仁玕再度離港北上。行前，他寫下了〈香港餞別〉一詩：

枕邊驚聽雁南征，起視風帆兩岸明。未挈琵琶揮別調，聊將詩句壯行旌。意深春草波生色，地隔關山雁有情。把袖揮舟爾莫顧，英雄從此任縱橫。¹⁴

12 〈洪秀全的異夢及廣西起義的始原〉，轉引自《嶺南近代對外文化交流史》（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191。

13 《洪仁玕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58。

14 同註13。

洪仁玕從陸路北行，經過近半年的長途跋涉，終於到達天京。洪仁玕得到了洪秀全的信任和重用，被封為干王，總理朝政，他提出的《資政新篇》也得到批准頒布。只是此時太平天國經過內訌外剿，已處於極端困難的境地，洪仁玕回天無力，最終於1864年7月天京陷落後，扶幼天王突圍兵敗被俘。11月23日在南昌英勇就義。臨刑留下一詩：

臨終有一語，言之心欣慰。天國雖傾滅，他日必復生。¹⁵

洪仁玕有親屬留在香港。其子洪興全，編撰有描述中日甲午戰爭的歷史小說《中東大戰演義》（香港：香港中華印務總局，1900年）。

三、近代報業先驅黃勝及其他

有一部關於香港史的專著稱：《遐邇貫珍》是「黃勝創辦和負責編務，並由倫敦傳道會所屬中環英華書院自籌經費出版的」。¹⁶不知根據何在？但這期間黃勝在倫敦佈道會及英華書院任職編譯出版事務都是肯定的，因而也極可能參與《遐邇貫珍》的編輯出版。

黃勝（1827－1902），字平甫，廣東香山人。幼年在家鄉念私塾，1841年入澳門馬禮遜紀念學校。1847年得到香港英文《德臣西報》資助，由該校校長布朗帶領黃勝，與容閱、黃贊一道赴美留學，成為中國第一批留學生。後因水土不服，於次年4月回香港。先是在《德臣西報》見習編譯排印。1849年，理雅各在倫敦佈道會設立印刷所，聘黃勝為監督。後來轉入英華書院協助理雅各翻譯中國儒家經典，其中《四書》譯文編為《中國經典》第一、二卷，於1861年在香港出版。

1857年冬，倫敦佈道會將一套中文活字交給剛創辦的英文《孖喇西報》社排印《英漢字典》，黃勝便提出以此創辦一份中文報紙。開頭只是附刊性質的雙日刊《香港船期貨價紙》，1860年再改為相對獨立出版的《中外新聞》，由黃勝負責編輯印行，還在聖保羅書院讀書的伍廷芳也參與編輯，成為香港也是中國的第一份中文報紙。1864年《孖喇西報》另設一份中文附刊《近事編錄》，由黃勝約請剛從上海來港的王韜任主筆。1871年《德臣西報》另分出中文報《中外新聞七日報》，次年再改為《華字日報》，由陳靄亭負責，黃勝和王韜也大力支持並兼任主筆。

15 同註13。

16 賴連三著、李龍潛點校，〈《遐邇貫珍》輯錄前言〉，《香港記略（外二種）》（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3。

1872年，倫敦佈道會決定撤銷印務所，黃勝和王韜等人集資將全套印刷設備購買下來，另創立中華印務總局。隨即，又全力支援王韜籌建一家由中國人獨立自主創辦的《迴圈日報》。只是報紙創刊前夕，黃勝應總理衙門的邀請，攜帶再港購買的兩套中文字盤，到京師幫助創設西法印書局。不久又奉命帶領第二批中國留學生赴美，並任駐美使館翻譯官。此後便離開新聞出版事業。

黃勝在擔任香港幾家中文報刊的編輯和主筆期間，曾撰寫發表了不少政論文章，很受歡迎，並為上海《申報》等外地報刊轉載。只因發表時並未署名，後來又無編集，而今已無法斷定。然而，當時報界的評價已十分肯定：

其主筆為黃平甫及王君紫詮，飛毫濡墨，揮灑淋漓，據案深箋，風流蘊藉，蓋二君留心世事，博通中外之典章，肆力陳編，宏備古今之淵鑒，政刑措置，盡托閒談，朝野見聞，總歸直筆，不第供夫乾志夫虞初而已也。¹⁷

黃勝流傳下來的主要文字，是他和王韜合作編撰的《火器略論》一書。為了取得西方先進的軍事科學技術知識，當時與容闈一起籌建江南製造局的丁日昌致函黃勝，請他協助籌劃幫助。黃勝廣採西書加以翻譯，並邀請王韜一起編撰補充。《火器略論》於1864年出版後，在國內很受上下重視，並很快流傳到日本、越南等國。王韜在談到該書編寫過程時說：

平甫乃出其篋中西書，譯有煉鐵、造模、置爐、鑽炮、驗藥五則，其次則測量各表，附以槍說。余為之第其先後，增損裁汰之多，參以管見，佐以近聞。所有論說諸條，皆是貢自鄙臆，惟測量說中天空風氣阻力，為西書新意，向來兵家者所未言。書既成，因名之曰火器說略。¹⁸

和黃勝同為第一代報人的有伍廷芳、陳靄亭以及王韜等人。伍廷芳後來留學英倫，回港後任大律師，成為清末民初的著名法學家和外交家，本文不論。

陳靄亭又名陳亞言，1856年自外國回港，初為巡理府（即今裁判司

17 〈本館自述〉，《申報》（上海）（1872年5月8日）。

18 王韜：〈《火器說略》前序〉，《復園文錄外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335。

署)書吏，1871年3月被《孖喇西報》聘為副主筆並司翻譯事務。同年11月創設中文《中外新聞七日報》，次年改為《華字日報》，擔任主筆。他提出的《創設華字日報說略》是我國最早的一篇關於新聞學文字，其中稱：「凡遐邇名流，四方同志，惠以佳篇，賜之傑構，或規述時事，或採取異聞，或有述中外之故，……足以增智慧者，本館亟當登錄」。¹⁹他撰寫的《華字日報》發刊詞云：

外觀於世界潮流，內察乎國民程度，知非自強不足以自保，非開通民智無以圖強，……乃決意創辦本報，期以世界知識灌輸於國人，以國內政俗告于僑胞。使民智日開，而益奮其愛國之念，此辦報之唯一宗旨也。²⁰

(至於王韜，他在港22年間對於文學和新聞事業的貢獻和成就，以及與他同時或稍後的報章文體發揚光大者，如鄭觀應、胡禮垣和潘飛聲等等，將另行論述。)※

19 陳靄亭：〈創設華字日報說略〉，《中外新聞七日報》（1872年4月6日）。

20 陳靄亭：〈華字日報·發刊辭〉，《華字日報》（1872年4月7日）。